

# 冲天英雄传

李耀华◎著  
李煌◎注释

冲天香阵透长安  
满城尽带黄金甲

第三卷◎红粉硝烟



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# 冲天英雄传

李耀华◎著  
李煌◎注释

冲天香阵透长安  
满城尽带黄金甲

第三卷◎红粉硝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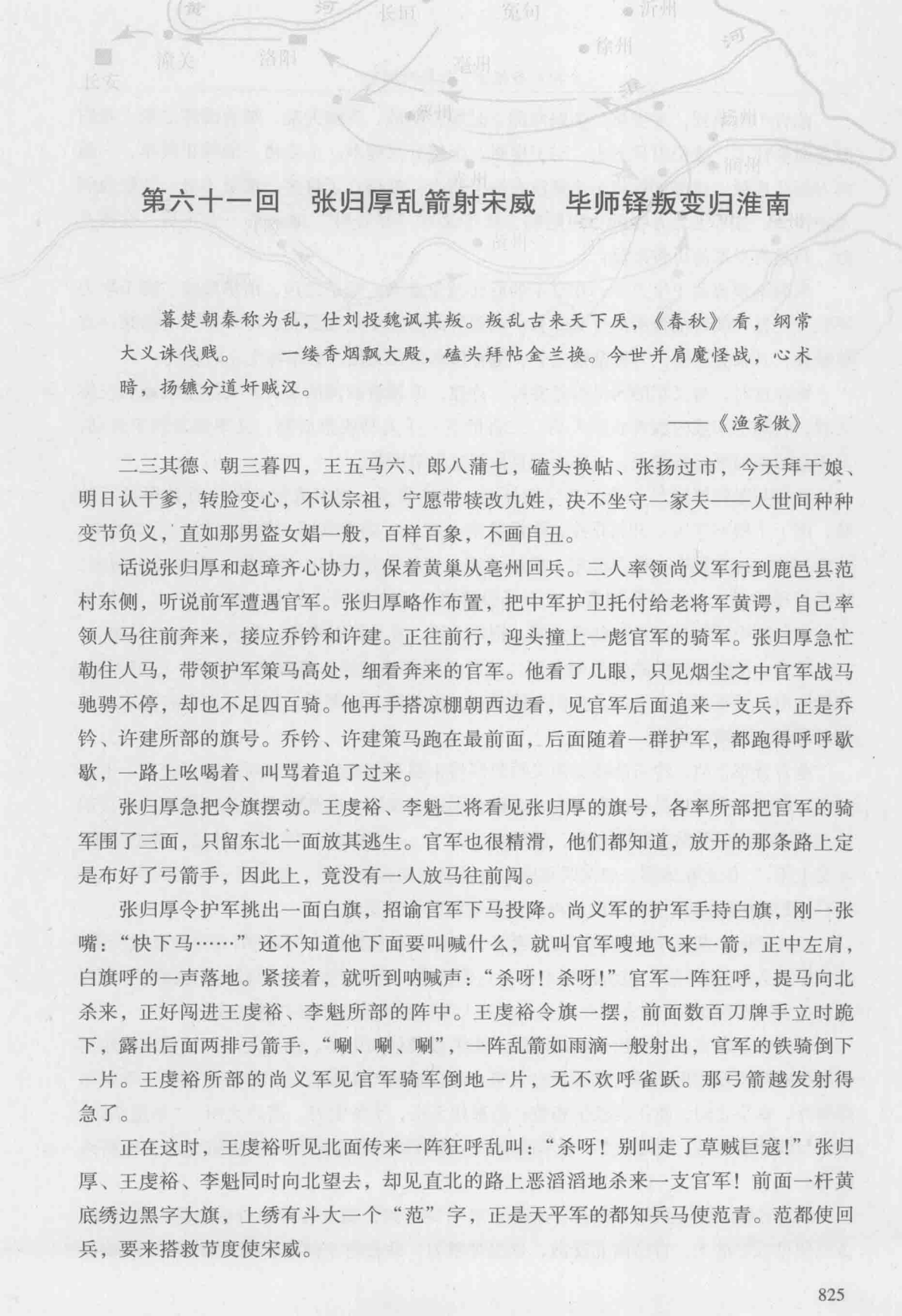


华夏出版社  
HUAXIA PUBLISHING HOUSE

# 目 录

## 第三卷 红粉硝烟

|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第六十一回 | 张归厚乱箭射宋威 | 毕师铎叛变归淮南 ..... | (825)  |
| 第六十二回 | 嵯峨山义军推新王 | 舒州城乔伟渡长江 ..... | (839)  |
| 第六十三回 | 战江岸张璘中计  | 救皖南监帅进兵 .....  | (854)  |
| 第六十四回 | 残唐二帅战江南  | 南昌义军救池州 .....  | (866)  |
| 第六十五回 | 李重霸忆主讥黄巢 | 宋招讨断粮败尚让 ..... | (879)  |
| 第六十六回 | 冲天军梦想打金陵 | 曹师雄聘贤听淫声 ..... | (895)  |
| 第六十七回 | 盖天王大战潘家岭 | 马三花技惊冲天军 ..... | (907)  |
| 第六十八回 | 尚让浙东收盖洪  | 义军开山袭福建 .....  | (918)  |
| 第六十九回 | 许建刘舜逗鹤鹑  | 崔瑒杨能定浙东 .....  | (933)  |
| 第七十回  | 李克用劫杀防御使 | 都招讨战死洪水谷 ..... | (952)  |
| 第七十一回 | 李克让受诛香积寺 | 白玉兰情迷观音庵 ..... | (968)  |
| 第七十二回 | 河东军大闹晋阳城 | 老李琢挂帅代北行 ..... | (987)  |
| 第七十三回 | 李克用败走药儿岭 | 老元帅笑施连环计 ..... | (1001) |
| 第七十四回 | 奏凯歌李琢布皇恩 | 贿鞑靼克用居窟悦 ..... | (1016) |
| 第七十五回 | 夺岭南孟楷出海丰 | 战广州官军袭连营 ..... | (1031) |
| 第七十六回 | 皇家将保身献岭南 | 冲天王广州申大义 ..... | (1051) |
| 第七十七回 | 严操守李迢拒改节 | 论开国群雄谋广州 ..... | (1070) |
| 第七十八回 | 米日休被谮赶出京 | 甄俏红畅情青纱帐 ..... | (1088) |
| 第七十九回 | 天下百姓追尚义  | 日休千里归黄王 .....  | (1105) |
| 第八十回  | 论年号米公破讖语 | 开军府尚让帅平唐 ..... | (1124) |
| 第八十一回 | 败太湖王晖寻尚义 | 入潭州俏红赚表兄 ..... | (1142) |
| 第八十二回 | 冲天大军出广州  | 淮南刺客追尚让 .....  | (1157) |
| 第八十三回 | 尚让李系血战潭州 | 云莺云燕偷情遗羞 ..... | (1176) |
| 第八十四回 | 湘水吞灭荆襄行营 | 旱路斩尽潭州雄兵 ..... | (1194) |
| 第八十五回 | 刘汉宏焚毁江陵府 | 冲天王进兵牛渚山 ..... | (1209) |



## 第六十一回 张归厚乱箭射宋威 毕师铎叛变归淮南

暮楚朝秦称为乱，仕刘投魏讽其叛。叛乱古来天下厌，《春秋》看，纲常大义诛伐贱。一缕香烟飘大殿，磕头拜帖金兰换。今世并肩魔怪战，心术暗，扬镳分道奸贼汉。

——《渔家傲》

二三其德、朝三暮四，王五马六、郎八蒲七，磕头换帖、张扬过市，今天拜干娘、明日认干爹，转脸变心，不认宗祖，宁愿带犊改九姓，决不坐守一家夫——人世间种种变节负义，直如那男盗女娼一般，百样百象，不画自丑。

话说张归厚和赵璋齐心协力，保着黄巢从亳州回兵。二人率领尚义军行到鹿邑县范村东侧，听说前军遭遇官军。张归厚略作布置，把中军护卫托付给老将军黄谔，自己率领人马往前奔来，接应乔铃和许建。正往前行，迎头撞上一彪官军的骑军。张归厚急忙勒住人马，带领护军策马高处，细看奔来的官军。他看了几眼，只见烟尘之中官军战马驰骋不停，却也不足四百骑。他再手搭凉棚朝西边看，见官军后面追来一支兵，正是乔铃、许建所部的旗号。乔铃、许建策马跑在最前面，后面随着一群护军，都跑得呼呼歇歇，一路上吆喝着、叫骂着追了过来。

张归厚急把令旗摆动。王虔裕、李魁二将看见张归厚的旗号，各率所部把官军的骑军围了三面，只留东北一面放其逃生。官军也很精滑，他们都知道，放开的那条路上定是布好了弓箭手，因此上，竟没有一人放马往前闯。

张归厚令护军挑出一面白旗，招谕官军下马投降。尚义军的护军手持白旗，刚一张嘴：“快下马……”还不知道他下面要叫喊什么，就叫官军嗖地飞来一箭，正中左肩，白旗呼的一声落地。紧接着，就听到呐喊声：“杀呀！杀呀！”官军一阵狂呼，提马向北杀来，正好闯进王虔裕、李魁所部的阵中。王虔裕令旗一摆，前面数百刀牌手立时跪下，露出后面两排弓箭手，“唰、唰、唰”，一阵乱箭如雨滴一般射出，官军的铁骑倒下一片。王虔裕所部的尚义军见官军骑军倒地一片，无不欢呼雀跃。那弓箭越发射得急了。

正在这时，王虔裕听见北面传来一阵狂呼乱叫：“杀呀！别叫走了草贼巨寇！”张归厚、王虔裕、李魁同时向北望去，却见直北的路上恶滔滔地杀来一支官军！前面一杆黄底绣边黑字大旗，上绣有斗大一个“范”字，正是天平军的都知兵马使范青。范都使回兵，要来搭救节度使宋威。

范青引兵杀到，王虔裕、李魁两部立时腹背受敌、阵脚大乱，渐有溃阵之象。张归厚急命徐怀玉、凌伦引兵上去，与王虔裕、李魁分兵迎敌。王虔裕一面喝止溃军，一面挥刀面北迎敌。他部下的将士杀得没有两个回合，就伤亡了许多，渐觉不敌。李魁他俩正在惶急，忽听见北方轰的一声炮响，从正北方“哇呀呀”地杀来一支兵马，旗幡开处，乃是尚义军的勇将朱温！

朱温率领着两千生力军，在官军的后面急急追来。喊杀之声，山沸海啸。两千生力军长刀大斧，朝着范青所部排头砍来。范青所部的官军正在得意，冷不防背后撞来一支草贼兵，且来势凶猛，刀枪乱箭之下，范青所部伤亡无数，官军将士立陷窘境。

恰在这时，尚义军的两员悍将乔钐、许建，率领着所部的士兵，火烧了宋威的三座大营，收降了宋威的数百后营人马。二将留下一千人马收拾后路，又率领着四千兵马，马不停蹄地前来追赶宋威。二将立意要擒捉这个节度使。

乔钐与张归厚旗号一通，就与徐怀玉、凌伦联手，把宋威行营的三百铁甲护军铁骑，围了个密不透风。只见乔钐、许建各率一支兵，朝着官军，箭如飞蝗，弩似急雨。长枪如林，排头戳来；板刀似霜，滚地而至。官军的铁骑如一团乱麻：有原地打转者，有举刀狂呼者，有打马乱跑者，有下马投降者，也有弃马步战者，种种不一，相相皆有。宋威的中护军将军沙灵狂呼大叫，招呼人手，弃马挺刀步战，前后左右夹护宋威。

原来，范青本要沿路伏击尚义军。及与刘舜所部相遇，范青突发伏兵，弓弩齐射、刀枪同出，天平军大占上风。他们一路喊杀，斩杀得十分顺手，把尚义军名将刘舜、王怀所部斩杀得溃不成军。

范青督军正战，冷不防撞见尚义军的悍将朱温率部赶到。朱温所部见了官军，不由分说，朝着官军身后乱杀乱射一阵，杀得官军猝不及防。范都使乃是战阵老将，知兵识势，见官军前后受敌、将士毙命，已经吃了大亏，心里揣摩：“得想个计策，智杀草贼，才是上策。”他正在琢磨，忽又听见南方的营盘方向传来炮声。他心里一惊，叫声：“不好！”就对护军说道：“南面的炮声，定是咱们的大营受兵了！”

正在这时，却见中军的护军打马奔来，急慌忙行礼报说：“我们的大营被草贼所困，使相令大人赶快回兵！”范青闻报不惊，立传将令：“鸣金收兵，回救中军大营！”又叫自己的护军吩咐道：“快去知会路大人、刘大人回救大营，不必与贼恋战！”

范青率领着官军，突出朱温的阵脚，南来救援他的中军。正杀之间，望见宋使相的铁甲护军被草贼围困数重，铁骑伤亡大半。他急忙要与宋威合兵，却被王虔裕、李魁率部隔开，百步之间，竟不能破围相救。范都使无奈，手举宝刀，高声大叫：“杀退草贼、南去与使相联兵者，赏千金！”官军闻令，一阵骚动，各自挺枪与王虔裕的尚义军拼杀起来。

两军相接，杀不到两个回合，朱温已经引兵杀到，朝着官军的背后又是一阵箭雨。范都使见贼势浩大，自己南北受敌，遂提牌擎刀，站在将士前面，喝令官军：“朝着南

方，随我冲杀！必与使相合兵！”官军见自己陷入包围，又见范都使身先士卒，都大声呐喊着，拼命往南杀去。

官军如此一突，王虔裕、李魁两部抵挡不住，只得步步后退。王虔裕坐在马上，见官军红眼拼命，急朝张归厚望去。张归厚两手一分，王虔裕立时明白，朝李魁打个手势，俩人指挥所部的将士，唰的一声，东西分开，让开一条路。范青见草贼让路，督军乘势朝南杀来，正好与宋威合兵。真个是：

分手只片刻，却似隔千年。

到了这时，宋威悬着的心才放下。他检视自己的铁甲骑军，见还能执刀上阵的不到百名。宋威咬牙对范青说道：“不知道哪里冒出恁么些草贼，几乎为贼所辱！”复询问范青道：“路大将、刘大将的两支兵马眼下如何？”范青拱手回道：“路大人、刘大人的两支兵马，初时得手，把草贼王怀所部斩杀将尽，却不料猛然间冒出了草贼步思圆与朱珍的两支人马。这两个恶贼率领着五六千贼兵，竟从路大将的背后杀来，杀得两位大人不占上风。急切之间，两位大人难以退回，眼下颇见艰难。”

宋威叹道：“本想杀草贼个冷不防，壮咱军威，也好杜国人之口。不料，这帮草贼却是个马蜂窝，稍一招惹，就炸了窝！可恨！可恨！”范青说道：“使相别慌！草贼的西方兵势稍薄，等我往正西方杀去，砍开一个口子，引兵投许昌忠武军去！”宋威道：“咱营里的后哨人马还有几百，被贼围困着，咋办？”其实，宋威是在操心他的小妾，因不便出口，就借口说是后哨人马。范青也知道宋威的用意，说道：“事到今天这般光景，难以万全呀！末将别无良图，只有先保着使相出围，再来救后营的人马。”宋威十分无奈，憋症了半天，只得点头。正是：

顾得眼前计，再说日后功。

范青回身，招来沙灵、马军都头、步军都头与四名排阵使，对七将如此这般交代了一遍。七将点头应下。他转身高声对官军叫道：“今天的局势，没有什么可怕！草贼虽然围住咱，咱还有四千壮士，杀出者生，后退者死！本都使紧随在你们身边，血刀杀贼，决不令诸君独死！”

右营的排阵使金安大声叫道：“咱们前后统算，还有三千八百名壮士，就是不计六七百伤残，也有三千多，破围而出，也不是什么难事！只是，咱军伤亡太大，没有了粮草，咋办？”范青厉声喝道：“胡说！天下哪有饿死的兵？你砍杀一个草贼，够你吃多少顿？只顾闯出重围，别事勿论！”诸将听了范都使的言语，各自提气壮胆，保了宋威，紧随着范都使，各挺刀枪，一声呐喊，往西杀来。

张归厚本想逼官军向东，趁着他们渡涡河时一鼓屠灭，却不料官军反而向西杀来。无奈何，他只得急把令旗摇动，再调人马。朱温望见中军的令旗，一马当先，率领着本部的兵马往西，来追杀官军。乔铃、许建、王虔裕、李魁、徐怀玉、凌伦这三家兵马，

望见官军西窜，就如一窝蜂一般，喊杀阵阵，从后面追杀上来。在尚义军的箭雨下，官军死伤不计其数，更无人顾及老弱伤残。

朱温最是奸猾，将士已经追上了官军，他却不许交战。他率领着人马直往前路飞奔，直到遮过官军的前锋时，才叫将士们占据住丘陵，把人马南北一圈，兜头拦住范青的去路。宋威气得破口大骂：“谁家的贼羔子，却下如此狠手？”范青看看旗号，皱眉说道：“草贼的大小将官上千，别人还都好说，只有这个朱温，虽是个下流偏将，将来恐怕是咱大唐的一大对头哩！”

宋威无奈，只得喝令官军往前冲杀。他自己也舍出老命，舞刀往前杀敌。怎奈朱温所带的清一色的生力军，耐拼耐战，加上尚义军人马众多，兵有群胆，遇到败阵的官军，岂能手软？少不得强弓恶箭、刀枪见红了。这才是：

人走背运，喝口稀饭塞喉咙；船遇戕风，竭力摇桨也打横。

宋威、范青正在率军浴血奋战，冷不丁望见东南方向烟尘滚滚、步骑掺杂，奔来两支人马。宋威在马上望去，见是路环、刘福才的旗号。两员大将各率残兵，夺路前来，要与宋威会兵，来追保节度使。宋威见了，心里大喜：“有了这两支生力军，老夫何惧？贼奈我何？”

宋威心里的石头还没有落地，忽听西北方向“轰！轰！”连声炮响，炮声过后，涌上来无数草贼的旗幡，正不知有多少人马。他们漫山遍野杀了上来，人人放声大叫：“休叫走了宋威！”路环和刘福才急忙朝西北望去，看看旗号，却是尚义军的名将刘彞、步思圆和朱珍，率领着三支人马，迎头砍杀上来。

刘彞骑马跑在最前面，腰里的鹌鹑袋还在来回摇摆。他嘴里不干不净地骂道：“奶奶！敢捏老爷的俏鼻，爷来讨债了！看你鳖孙往哪儿跑？”他不由分说，率领人马直杀入刘福才的军中，东砍东倒、西杀西亡。直到杀得顺手，这头歪将方才出了一口恶气。

朱珍虽是偏将，却最有见识。他立马瞭阵已毕，对步思圆说道：“二哥，官贼合兵，单是可持兵拼斗者，不下三四千，还都是披甲的武士。今天咱要想把他们一口吞下去，怕是不能，咱们伤亡必多。兄弟之意，二哥调出所有的弓箭手，埋伏到前边去，我去叫住朱三，叫他闪开一条路，放他官军逃走。咱兄弟们别管他许多，他有福的，逃命！没福的，射死！半福半灾的，伤残！积德行善的，投降！却又不损你我的阴德。二哥以为如何？”

步思圆笑道：“兄弟在沙场上积德，必获五男二女！兄弟说的对，狗急跳墙、兔急咬人，穷寇不能置于死地。好！就依兄弟的妙计，放他官军一马！”

步思圆说罢，拍马来寻张归厚，把朱珍的主意说了一遍。张归厚听了，又把沙场的形势前后望了一阵，点头对步思圆说道：“朱珍将军说的不错。官军逃命，果然是以一当十，咱们的子弟伤亡不轻哩！就依大家的主意，把所有的弓箭手都调上去，叫刘彞、朱温放开大路。这样，虽不能把天平军射光斩净，料他也难剩几个兵了。”

步思圆得令，从张归厚手里接过令旗，催马来到前边，把令旗连连挥动。李魁、徐怀玉、朱温、朱珍、凌伦等，率领着尚义军各部的弓箭营望旗而进。正是：

先掘陷阱，漫山遍野赶猛兽；后下绝手，四面八方追官军。

再说宋威和范青。他俩正在率兵恶战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朱珍用了一个增灶减兵之计。两军交战数合，朱珍拍马来到朱温的马前，大叫道：“朱三，快走！放开路！”朱温不解：“杀得正顺手，凭啥让路？”朱珍把手一摇，朱温知意，把大刀一招，一声锣响，将士们让开了大路。

宋威和范青见草贼落荒而逃，以为是草贼不敌官军，方才让路，他俩心里大喜。范都使急令自己的护军：“快去传令后军的路大将、刘大将，不要恋战，走路要紧！”回头叫来两名排阵使：“护住使相，赶快走！”两员排阵使得令，各引本部的官军，夹护住宋威的四蹄踏雪神驹，急急地往太康大路上奔去。

宋威引兵行不数里，来到砾礞岭。眼看前面就到淝河<sup>①</sup>了，大家都盼望着喝河水解渴。范青正在暗自庆幸，猛听得哐的一声炮响，大路两边的砾礞岭上涌出无数尚义军！他们弓强弩硬，箭如急雨一般朝着官军的前锋泼射下来。

宋威身披重甲、头戴铜胄，铜胄护头脑，铁叶盖身体，就是箭雨飞来，射在身上，叮咚作响，也伤不了身体，他心里颇感安稳。不幸的是，他长了一个长粗脖子，那铜胄随着身子摇动，却没遮住脖子的下两寸。就有两支长了眼一般的狼牙箭，“扑、扑”两声，恰恰射中了他的脖子。他大叫一声：“啊呀！”扑通一声，从马上栽到地下。宋威一落马，身上的甲叶上翻，大腿、臀部立时失去甲护，露出了皮肉。马上就有那很长眼的狼牙箭，“唰、唰、唰”，认准他的大腿和臀部飞来。那几支恶箭，深深地插进他的身体！更可恨者，竟有一支箭射进了他的肛门里。他又大叫一声：“啊呀！痛死我也！”把脖子一伸，昏了过去。

范青仗着一身好功夫，又是沙场老将，左手举盾牌、右手提大刀，听箭拨箭、来矢打矢，恶战之中竟是皮毛无损。及闻报宋威中箭落马，他急忙喝令护军：“背起使相，八人为一轮，爬上北岭的砾礞坡，杀出去了，奏功加官！我来抵挡贼箭！”他一声令下，立时拥上来八名护军，四面挡箭牌遮身，四个人抬起宋威，爬上北面的砾礞岭。正好，前面有官军的刀牌手，由排阵使金安统带，朝着尚义军的阵上滚杀过来。

砾礞岭上的尚义军都是弓箭手，远射见长，近搏不济。及看见官军个个眼红，提牌举刀“哇呀呀”地冲杀过来，他们未免心惊，就有几个弓箭手转身逃走。原来，这战场之上，一人败逃，十人随风。只因几个弓箭手败逃，立时就又有几十个尚义军的弓箭手溃退下来，把砾礞岭上的阵脚闪开一个大口子。

<sup>①</sup> 淝河：源出今河南省太康县马场集，在安徽省凤台县汇入淮河。

范青厉声大叫：“这里来！这里来！”官军们冒着箭雨冲杀上来，随着范青，突上了北岭，仓皇往北逃窜。有那走得慢的，都做了箭下之鬼。正是：

有福人，阎王殿里打彩脚，不误吃酒睡觉；背运汉，金銮殿上赐御宴，作揖栽倒断气。

不怕你不信命！

后边的路环和刘福才，率领着两千多名官军人马，扶伤背死，抵挡着张归厚、乔铃、许建、刘舜、王虔裕、步思圆率领的上万尚义军。路环和刘福才都是战阵老将、沙场老狐。这两员老将，见溃必救、遇败不慌，边战边退，御军甚有章法。及望见官军前部已经突围北去，二将不再恋战，率军大踏步往西撤退。

正行之间，忽听前面炮声连响，刘福才就知道自己的前军中伏，他连声大叫：“坏了！前路有贼！”路环遇变不惊，工于算计，善于保身，也算是沙场上的明哲之人。今见官军元气大伤，他把马一提，赶上刘福才，对他说道：“刘大人，咱前军准定是遭遇埋伏了！这都是使相咎由自取，是他用兵不精！前军有范都使随军护驾，且范都使所统带的都是清一色的强兵，定能化险为夷。咱俩不必跟着他们，不然怕再遇险阻。咱单拣野地的宽阔之处、贼难伏兵之地，往西北方向进兵。别管是山是水，一直走，只要前行十里平安路，草贼准定追不上咱！”

刘福才也没有打算去前边救宋威，就在马上举手为礼，说道：“路大人说的对！你我就奔西北方的旷野进兵！”说罢，他两个引兵，一路往柘城<sup>①</sup>方向奔去。虽是拐弯路远，走的却尽是平川旷野，果然没有再伤亡一兵一卒，竟是全军而退。

次日，路环和刘福才引着人马，在柘城搜寻了好些车辆，载伤载米，一路投往太康<sup>②</sup>，要与宋威节度使会兵。

路环和刘福才引兵进了太康县城，在衙前扎住人马。他俩急忙寻到中军，前来参见宋威节度使。及进了中军大帐时，只见宋威仰卧在木板上，头已东向了。他头前的上方，双鸡垂首、炉中香烟衰溢；几案上点了一盏长命灯<sup>③</sup>，灯光摇摇摆摆、忽明忽灭，似乎在诉说着无尽的哀怨。宋威的护军都已挂白戴孝——镇诸侯，遍体箭伤，肛门肿得比碗还大，已在当晚断气身亡了。

据范青言讲：“使相伤及咽喉，呼吸困难；又伤在肛门，下部流血不止，右肩上箭伤流血过多，军医官连夜救治，已经是无药可救了。”

可叹这个宋威呀：

① 柘城：县名，在今河南省商丘市南部。

② 太康：县名，在今河南省东部、涡河上游。

③ 长命灯：人死之后，在尸体旁边放置的油灯。

商洛劫路曾射人，转眼万弓临自身。

冤冤相凑报应巧，屈指不过半秋春。

有诗单评那宋威：

辽海弓刀平叛棘，河源<sup>①</sup>奋马追吐蕃。

明州大战剡溪岸，南诏扬威酋龙缩。

抢戴招讨曾玩寇，拜官勒索数招斫。

功劳不掩老奸罪，朝廷斥其“频误国”。

天平军虽然亡帅，到底还有三千多人马。到此地步，三大将略作商议，推举由范青领衔，当了主丧的大孝子，引兵扶灵回了郢州。

到了郢州，三大将一边开丧出灵，一边联名上奏朝廷，奏言：“宋威战薨沙场，天平缺帅。”朝廷里的中书省、尚书省和兵部接了奏表，也不多问，更无旌扬慰吊之辞，好像没有这事一般。不数日，内廷传出圣旨，命“神策左军都虞候张杨，补为天平军节度使”，接替宋威。

宋威与田令孜本为一党，曾多次被田令孜利用。到了此时，田令孜见国人不齿宋威，为假撇清白，他在朝廷上扬言：“我田某人与宋威，向无半言交易！”从此以后，这个权奸，把个驴嘴噘得就如石头一般，竟不为宋威置辩一词！

可叹：一代半功半罪的名将，征战了大半生，沙场丧命，朝廷上没人管、没人问，不黑不白，入土了事！要说起来，这也是宋威自作自受！

在朝廷上，大臣们私下相互议论：“宋威，免受明诛，已经是万幸了！他还能啥？他能全尸入土，已经是烧高香了！”杨复光听说宋威已死，气呼呼地对将士们说道：“宋威没有家灭九族，足了！”这也不值一提，免得多费后人的唾沫。

且说张归厚率领众将保着黄巢，与天平军大战了半天，后见官军破围远遁，遂传令鸣金收兵，命各将官检视自己的兵马。统计已毕，阵亡将士三百八、伤残四百七；众将之中，唯王怀被箭伤左臂，其余无恙。

张归厚传令：“打扫战场！”他们就在天平军原地的营盘内扎下大营，原地休兵，趁锅造饭；又把从天平军俘虏来的三百多名军眷女流，分配给诸军诸将。因乔铃、许建的功大，张归厚与赵璋商议，禀告黄大将军允准，就把宋威的两个小妾赏给二将。

宋威的小妾，一个叫裴芬，一个叫花瑞芳。裴芬长得小巧玲珑、上等人才。她见了乔铃，嫌他脸黑，心里不喜。乔铃挽着裴芬的手，问道：“咋不喜欢呀？”裴芬叹口气，说道：“妾命苦。指望君貌胜过宋威，今天一看，你比老宋黑丑多了。”乔铃闻言大笑，说道：“我黑是黑些，却比宋威年轻了一半哩！”裴芬听说，又把乔铃看了看，这才笑着

① 河源：古代特指黄河的源头。

说道：“喂！我咋把这一节忘了。”说着，又把乔铃看了看，撇嘴嘟囔道：“跟个年岁大的男人，会睡囫囵觉。”乔铃瞪眼问道：“你跟了我，就不准你睡觉了么？”裴芬斜了乔铃一眼，笑道：“睡也叫睡，只是花样多、受折腾！”乔铃的护军们听了，哄的一声，拍手大笑起来。正是：

多见老牛吃嫩草，原来佳人爱年轻。

张归厚安置好伤亡将士，率领着诸将来到黄巢的辎车前参见，把以上战事回禀了黄巢。黄巢听罢，心中甚喜，强支病体，传令众将：“发出探卒，打探天平军的去向……引上子弟们，速回嵯岬山，与都军师会兵要紧。”

张归厚辞了黄巢，与赵璋略作商议，就召集诸将布置军机。他刚要开口讲话，却听见刘舜的腰里传出“佳佳、咕佳佳、咕佳佳”的鹤鹑叫声。他先见刘舜所部伤亡最多，心里就有三分不快，今见刘舜嬉皮笑脸，好像没有打败仗一般，还在用右手轻轻地拍着鹤鹑袋——显是玩心不退。张归厚不由得心中大怒，朝刘舜厉声喝道：“汝身为名将，沙场临敌，不思用心退敌，却走动不离玩物，视三军将士的性命，直如草芥一般！本该责打四十军棍，念你后阵还知道用力搏杀，且免去先锋官之职，去后营赶车伕月，回山再论你的罪！若仍不悛，小心你那屁股！”他骂罢刘舜，把手朝诸将一摆：“明天辰时，兵发嵯岬山！”诸将散去。

刘舜是个脸皮厚壮的人物，今被张归厚责骂，心里却不以为然。他素知张归厚的功夫厉害，怕自己的屁股上再挨飞脚，就装作十分恭敬的样子，连连躬身作揖而退。他刚转过身去，那歪鼻子就发出“哼”的一个恨声，又故意把鹤鹑捏一捏，那鹤鹑受痛，“佳佳、咕佳佳”，越发叫得声音大了。诸将看见，无不撇嘴，都道是：“真是个脸皮厚壮的汉子，吃没趣面不改色！”大家笑了起来。

次日，张归厚就以乔铃、徐怀玉为先锋，叫老将黄濬引兵保着黄巢的辎车，逶迤回兵嵯岬山。

尚义军快行到淝水时，有四起探马来报：“宋威亡于乱箭！天平军已经挂孝，扶灵回郢州去了！”尚义军闻讯，无不朝天欢呼、望地致意，口哨声响彻原野。停了一会儿，也不知是何人，去那村肆野店里寻买了一大筐爆竹鞭炮，点燃起来，“毕毕剥剥”、“噹！噹！噹……”欢呼庆贺了大半晌，人马方才上路。

黄巢闻讯，强支病体，命护军叫来张归厚，对他说道：“二哥，到中午将士们埋锅造饭时，你把俺大哥的灵位挂起来，你就说：

敬告主神尚君长，黄巢弟供满炉香。

有心今世同牵手，不意归天独遭殃。

魂魄有灵当显圣，神明弥烈须闪光。

血仇已报天下快，祝哥安然去西方。

二哥替我给俺大哥烧上一捻纸、点上三炷香，告知俺大哥和彦威、温玉，就说：凶寇已灭，冤仇已报！祈祷我兄在天之灵，可为瞑目了。”

张归厚躬身应命，且劝谏黄巢道：“大将军只管放宽胸怀，不要再为王都统、尚大将军哀伤！只要虎体康健，就是报仇雪恨的本钱！”赵璋也谏道：“大将军只管安心静养，报仇雪恨，愈后有日。”黄巢又问：“乱箭……取宋威者，是哪一部的子弟呀？”张归厚回禀道：“是步思圆、王虔裕、朱温、朱珍四部之功。”黄巢叮嘱道：“功劳簿上，不要忘记子弟们浴血奋战的功劳。”赵璋回禀道：“将士的功过，功劳簿记录得十分清楚。请大将军安心静养。”正是：

病体支离喘息中，念念不忘将士功。

再说尚让引着柴存、方特二上将，提兵三万，势如闪电一般，攻陷了邓州。杨复光的大将鹿晏弘、王建不敌方特上将，他由八都将保着退往均州去了。尚让正要往均州进兵，忽闻王仙芝在梅州遇难，亟命柴存、方特把邓州周遭十二县的钱粮丁壮收取，大小装载了八百辆太平车，安安稳稳地回了嵯峨山。

尚让回山，惊觉山上有变，急忙提调山场四周的防务。诸事还没有就绪，闻报黄巢卧病回山，他又引兵出了卧虎坪，行十五里，迎住黄巢。他快步来到黄巢的车前，握住黄巢的手道：“哥，些许风寒，不必在心！过不了几天，你就会痊愈。”

黄巢见了尚让，悲从中来，拉住尚让的手不放，把嘴张了几张，方才哭出声来，直哭了个天昏地暗。尚让知道他是为王仙芝归天而伤心，自己也流着泪安慰道：“哥，人死不能复生，当以贵体为重。适才闻得小军报说，哥已把宋威歼灭。这是咱尚义军的一大喜事，是可喜可贺的大胜仗！哥呀，三军都在仰望着咱兄弟俩！咱俩千万不能面有沮色，令将士们灰心。先回山上将养贵体，再虑军事。”

尚让说罢，与黄鹞扶着辇车步行，跟黄巢说话宽心。黄巢催促尚让上马：“兄弟先回一步，先去做个安置，愚兄随后就到。”尚让擦泪说道：“进德在哥身边一刻，免去一刻的孤苦！”黄巢见尚让不肯上马，只得叫来张归厚、赵璋吩咐道：“快扶住都军师，上马回山！”尚让见张归厚、赵璋躬请不已，只得翻身上马，朝黄巢拱手，拍马前头回山去了。正是：

头疼发热疼在身，兄弟仇恨痛彻心。

残唐乾符五年十一月，黄巢兵回嵯峨山。一连数日，药汤、药丸双进，黄巢的身体渐见起色。尚让每天从卧虎坪来到苍龙岭黄巢的行帐，探病议事，殆无虚日。然而，一连数日，却不见毕师铎大将军前来。黄巢略感诧异，以为毕师铎必是出山打粮去了。

黄巢病愈起身，握住尚让的手说道：“深感兄弟的深情厚谊！只是，好几天不见毕大将军，咱去看看他吧！”尚让见黄巢问到毕师铎，立时双眼发红、闭口无言。

少停片刻，尚让长叹一声，把个脑袋摇得与拨浪鼓相似。黄巢见状，握着尚让的手

问道：“进德，莫非有大事相瞒？”尚让咬牙不语。黄巢越发疑心，大声问道：“进德，莫非毕大将军遭了不测，却来瞒着我？”尚让满脸痛苦，扶着黄巢说道：“哥，别急。你且坐下，听兄弟细细说来：

都统英魂落梅山，三军愤慨怒冲天。  
兵卒泪眼难寻主，百姓抽噎失义冠。  
毕帅灰心生异志，罕芝推浪充内奸。  
提出将士八千整，投降钻进扬州圈。”

黄巢闻言大惊，从椅子上跳起来，拉住尚让的手大声问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赵璋在一旁躬身答道：“千真万确。只因大将军卧病在床，都军师不叫泄露，怕大将军怒气伤身。”黄巢闻言，把手啪的一声狠拍，呼哧一声跌坐在椅子上。他双眼望天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赵璋给黄巢、尚让捧上热茶，对黄巢说道：“去者已去，留者自留。背信弃义的人已经走了，大将军犯不着与这些小人怄气！”黄巢朝天自语道：“真的走了！真的投降了！天乎！天乎！誓言在耳，人身背去！这都是些什么人啊？奈何？奈何？”

停了半晌，黄巢问尚让道：“师铎是怎么走的？诸将还有谁跟着他叛走了？”尚让对黄巢说道：“铎哥分道扬镳的心思，已经不是一天了。兄弟去龙眼山，请哥来嵯峨山驻兵，就是知道哥哥对他有恩，有个借虎镇山之意。从哥统兵去关东掠地，直到攻打亳州，兄弟见山上没啥动静，就引兵离了嵯峨山，去攻取邓州，想擒捉杨复光给家兄报仇，嵯峨山的根基就由毕大将军镇守了。月前，兄弟打下了邓州，又要去攻打均州时，忽报王都统殉难。兄弟不敢悬军在外，当下就收拢兵马，日夜兼程，退回嵯峨山。回到山上时，并不见毕大将军劳军问将。我问米实、卢约、张全、景清汉他几个时，米上将说道：‘毕大将军听说王都统遇难，急要下山去收取溃散的兵马。他点起人马，引兵连夜下山，往梅州方向去了。’兄弟听米实如此一说，心里生疑，来不及更衣净手，急忙聚将升帐。点检各部的兵马时，见许京、李罕芝、秦彦三将不在山上。询问守营的老军，都说他们随着毕大将军出征去了。兄弟就发出七拨快马，下山四处打探。五天后，铎哥差人送来书信，言说‘身不由己，为诸军所迫，只得分道’云云。我询问送书人时，送书人言道：‘毕大将军投降了高骈，已在淮南受职了，现驻军在江都。’兄弟知道无可挽回，只得听之任之了。”正是：

天要下雨，阴来阴去阴场雨；病要倒身，病来病去病倒身。大将欲寻归降地，错把冰山作金山。

黄巢听罢尚让讲述，一股无名火腾起！他拍案而立，戟指着东方骂道：“毕师铎，懦夫！没有气节的东西！你从小到大，受我黄家多方卵翼，才有今天。血口誓同生死，今天却背我而去！好！好！你去得好！去得好！他日沙场相见，吾必亲斩尔首，以谢曹

州父老!”正是:

暮楚朝秦已不忠，变节负义做贼丁。虽然巧辩从新走，公论人间唾沫星。  
夜追忆，昼心惊，没干血口叛师兄。如云富贵身名败，每听奸臣夜哭灯。

——《鹧鸪天》

赵璋见黄巢发怒，急忙起身拱手谏道：“大将军不必为些丑事动怒。俗话说的好：‘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。’他真要走，咱们咋好阻拦？就是拦住人，你能留住他的心？说句村言：那是个脓包，早晚都要破的！依学生看来，破得越早越好，省得日后咱们吃他的大亏！这是各人的抉择造化。要依我说，他毕师铎还存三分义气哩。他要是临走时动刀动枪，把咱嵯峨山的根基烧掠一空，把咱们的家眷驱逼而行，咱们又该如何？这就中！如此最好！如此最好！各心各愿，愿留者留，愿去者去。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良。反正，王都统已经归天，也说不上你叛我叛。王仙芝这片基业，到此收场！从今以后，咱们兄弟，重打鼓，另开张！咱们登台亮相，未必唱得不如仙芝都统！又何必撕破面皮？传扬出去，以后也不好相见。”

黄巢听了赵璋的言语，触动痛处，越发大怒，说道：“文田平常精明，怎么越活越糊涂了？我与他毕师铎相见？我凭啥要与这些小人相见？他有脸见我么？从今而后，我与他的兄弟之情一笔勾去，再别胡扯西北风！”正是：

弟走弟的阳关道，兄奔兄的独木桥。

从今扬眉横刀见，前日情分一笔销。

尚让见黄巢怒气填胸，就对他说道：“哥，别怪文田哥了。文田哥说的不错，哥今天就是有冲天之怒，也无奈何，徒伤身心！不如丢开，也省心自在。别事暂且不论，只这王都统的丧事，咱也该开丧祭吊。不论怎么说，他王仙芝总是咱尚义军的三军之主。你我就是在他的旗下奔走一天，也有一天的君臣之义。他王仙芝纵有一千个不是，这君臣之情是丢不开的。开丧守灵之礼，万不能少！我已叫宋岩搭下六处灵棚，供奉上王都统的灵位。明天，咱们兄弟先去灵堂主丧，开服守灵，开丧祭吊，然后供三军将士祭吊。再者，咱们的麻城、梅山大营，还有费先生与沈云翔所统的后营家眷及将士八千多人，也应该发使慰问。是召他们移兵到嵯峨山，还是令过天龙移兵收留？也要议出个主意。再次者，仙芝都统率领有十多万人马，而曾元裕上奏说“斩杀五万不足”，那七八万人马去了哪里？生存的将士现在何处？各将各都还有几许人马？也得发使去探个明白，以便下一步安排措置。江南各部，十多万人马的境况如何？都统遇难，江南情景有没变动？也应该发使前往慰谕。再其次者，咱军大旗已折，平均尚义无主，三军无所归属，将士们无所瞻仰，日后的路数，更要有个打算！如此军务繁杂的时候，一事挤一事，都要有个商量决断，岂是咱兄弟发怒的时候？哥，千万不要为琐碎而乱了咱们的大事！”

黄巢见尚让一开口，就说出几筐如许大事，不由得黯然神伤。他不由得朝尚让拱手，说道：“兄弟既为三军大司命，三四十万兄弟将士何去何从，唯弟指顾！愚兄遵命行之而已，决无异词！”

尚让思付了一阵，然后低声对黄巢与赵璋说道：“兄弟的主意，叫卢约率军前去梅山，迎接费先生到这里奉养，以副帷幄；叫杜雄前去梅州，招抚咱尚义军溃散的将士；这江南之任，只有差去一员大将，才能统御数支散乱的尚义军。”黄巢说道：“能统服江南乱军的人，唯柴存和过天龙二人。今天龙兄坐镇龙眠山，统御着四五万人马，轻易怎敢动身？”说罢，他看了一眼尚让。尚让低头思揣了一阵，说道：“就叫柴存过江去吧，别将去了也不行！”

三人计议已定，尚让出了苍龙岭黄巢的大军帐，上马直回卧虎坪。没有进入中军大帐，他就急叫人召柴存、卢约、杜雄三人来大帐议事。

不一会儿，三人入帐。他们还没有坐稳，尚让就喻以艰难时刻出使之意。柴存听了尚让的言语后，说道：“愚兄不敏，出口无状。愚以为，咱军处此艰难之时，要是想去江南立足，不妨拔寨挪营，全军以往，扫荡江南片土，以为家宅；要是无意在江南立足，不如召回江南的兵马，免受分军之累。”

尚让对三上将说道：“王都统梅山殉难，尚大将军英年弃军。如今，咱尚义军行营不存，一路军离析，毕大将又叛归高骈，去了淮南。咱江北尚义军的立足之地危如累卵，日后要寻立足之地，非江南不可！江南块土，万不可弃！”卢约进言道：“都军师既作此算计，诚为上策。江南的兵马，不能回师！柴兄要是身上不便，兄弟情愿去江南走一遭。”

柴存听了卢约说话，看了他一眼，并不回话，却四下看了看，对尚让说道：“愚兄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？”尚让向敬柴存如兄，闻言朝左右挥一挥手：“都下去吧！”

等左右人役护军退下后，柴存低声说道：“今王都统殉难、尚大将军弃军，军事艰难、众心彷徨，此正所谓家不可一日无主、军不可一日无帅之时。兄弟们私下窃议，想推举一人主持三军，使天下有望，令三军有仰，以便重振咱尚义军！都军师以为如何？”尚让说道：“是该如此。这事，单等费先生与东方的诸将来到，大家作个商议，就推举新帅。”

柴存拱手说道：“咱一路军、三路军的众将，都想推举都军师为帅，正位主军。望兄弟允准！”尚让急摇手说道：“不行！你们不要这样想！我心里早有成算！等行营诸将到来，稍作商议，必不辜负兄弟们的期望！哥，这事先缓几天。哥只管先过江去，把江南的兵马收拢到一起，移师到两浙之间，等我整顿兵马已毕，就挥师南下，去图取福州。福州三面临海、一面环山，易守难攻，休养生息最是相宜。俟咱军的新王出世、伤痕抚平、哀云消散，咱们就借着东南的财力、物力和人力北伐，进图大事。”柴存闻言，心里半忧半喜，拱手说道：“定如兄弟所教！”

尚让又嘱咐杜雄：“哥去梅州收取溃军旧部时，得先去梅山叩见费先生，把行营的密探与探事官的名讳、地址记下。然后南下，到蕲、梅一带，找到咱军的密探与探事官，所有旧部溃军一呼就到，会少走好些弯路！”杜雄拱手回道：“谨遵兄弟的将令！愚兄与卢约兄弟一路，以便随时请教。”正是：

尚义蹉跎连落败，军师运筹又一军。

柴存引了清一色的快骑三百铁甲护军，以来印和尚为副，暗出嵯岬山，取夷陵渡江南下。

且不说柴存过江，与杨景彪合兵，入了南昌。单说卢约、杜雄引了两百精壮军汉，一路上晓行夜宿、饥餐渴饮，行了数日，才到罗山<sup>①</sup>地界。杜雄正要寻人问路，猛见迎面撞来一支兵。他急忙掉回马头，给卢约打了个手势。卢约急把人马闪到路边的芦苇丛里，然后用刀拨开芦苇，往路上窥视。卢约看了多时，却见是买见秋骑在马上，后面是乔伟与左斌。卢约跳出苇丛，急把乔伟叫住。大家从苇丛里出来，与乔伟、左斌、买见秋相见。

卢约、杜雄给乔上将说明了来意。乔伟下马，拉住卢约、看着杜雄说道：“两位哥呀，不要去梅州了。后面就是费先生，还有沈副军师他两口，引着行营家眷及留后的兵马。断后的是韦二哥与王璠那个妻孙<sup>②</sup>！韦二哥带的有万把人马，就中一多半是梅州大战时的溃军了。兄弟所统的三千兵马，一半是我旧部，一半是费先生拨给我的后营兵。霍存那个见死不救的老兄，引了氏叔琮八将，跑到龙眠山上，与过天龙合兵，自己凉快去了！哥，不客气！兄弟在千刀万箭中没死，老想和哥长谈几天，然而哥有公干，就此别过吧！你们前去六十里，就见到费先生了。等哥哥交代过公干，兄弟再找哥哥说话！”乔伟说罢上马，拱手施礼。

卢约、杜雄见乔上将言语爽直，心里十分敬佩，遂各自拱手道别。杜雄朝乔伟拱手说道：“上将呀，等我回来时，再给兄弟捧酒洗尘！”杜雄言罢，拨转骠驹，打上一鞭，一路往前奔来。

卢约、杜雄二人向东走了一天，方才见到费传古、沈云翔、景清莲。他们引了尚义军行营的人马，保护着勇烈夫人尚巧云母子和哥舒小夫人的车辆，还有诸将家眷的车辆，逶迤西来。

费传古见了卢约，禁不住老泪横流。老人家自有一段伤心烦恼。那位勇烈夫人尚巧云，看见了卢约，就像见到亲兄弟一般，与哥舒丽小夫人呼天号地、弟长弟短地哭成了两个泪人。卢约给勇烈夫人行了礼，一则自己与尚巧云是乡党，二则尚巧云又是朋友的家姐，三则她又是都统夫人，名义上有君臣之分，少不得姐长姐短地安慰了一番。卢

① 罗山：县名，在今河南省东南部、淮河上游，邻接湖北省。

② 妻孙：方言，骂人话。

约、杜雄大礼参拜勇烈夫人后，少不得以泪洗面，多方劝解，夫人方才收泪。正是：

昨日同奉王补天，今朝转瞬化云烟。

兵头将主今何在？枉叫饥民泪潸然。

呜咽声中凝目处，孤儿寡母何处安？

乔伟、费传古、韦振西、卢约、杜雄、沈云翔、景清莲、王璠、左斌、买见秋等文武大将，在途非止一日，少不得辰时行军、午时造饭、黄昏扎营、黑夜整鞍。直走了十几天，这两万人马方才来到嵯峨山。

黄巢、尚让下山迎接住老师和子弟兵。大难之后，师生握手、姐弟谋面、嫂娣相逢、旧友重见，自然是一片哀伤哭声，也不必细表。

尚让在嵯峨山上升帐点兵。在山的将领计有：米实、卢约、张全、乔伟、方特、韦振西、王璠、李唐宾、杨师古、彭赞、张归厚、乔铃、许建、李谔、买见秋、李魁、刘塘、步思方、步思圆、步思义、左斌、王虔裕、徐怀玉、朱温、朱存、朱珍、尤如、丁友、千阳、于文、黄存、黄秉、黄钦、凌伦等六十八员战将；文职参谋门客计有：费传古、赵璋、黄邴、黄揆、黄谔、沈云翔、周天、元焕、谢瞳、魏明、史书亭、刘书湘等，计有二十八员。有诗为证：

躬耕作佃农，乱战聚成兵。虽有征伐替，前仆后又生。

西山新盖骨，东野振枪行。百姓谁寻死？怕成饿殍扔。

尚让因胞兄遇害、王仙芝战死、毕师铎叛走，昔日的长垣五帅只剩下自己与黄巢俩人了，他心里哀痛，终日里郁郁不乐，深夜里神魂颠倒，显得无情无绪。他虽有一肚子的主意，一时却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尚让的夫人刘淑、爱妾凌风阁见他如此萎靡不振，就乘机提醒尚让。凌风阁说道：“夫君为三军之谋主、尚义都军师、三军大司命，越处板荡之时，越该气概深壮、神采豪迈，方见伟人大手！岂可自萎自缩、自堕男儿志气耶？”尚让道：“亲友倾逝，心酸哀痛，不由人呀！”刘淑说道：“此三军艰难之日，非夫君哀痛之时！妾与我妹已知君意。前天，妾循君意捉笔成草，君其斟酌之！”刘淑说罢，去到卧室内取出几张纸，递给尚让。正是：

军师胸中图，夫人早画出。

不知刘粉娘、凌风阁所划何策？看官莫躁，且去看一看灶上的米粥，别叫糊了；再喝上几口清茶，润一润心脾；打上一路八卦掌，活动罢筋骨，再看下回。